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台湾通史

上册

连横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台湾通史

上册

连横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年·北京



连 横

(1878—1936)

五弟重廷公少故	三兄重國公少故	嫂許氏	齊三日申時	二兄城璧公字應福又字荆玉乳名重裕生于同治癸酉年二月	嫂盛氏	時出嗣三姑軍氏	長兄濟車公字繼緒乳名重瓜生于同治壬申年九月分二日	母親劉氏名妙娘行一主于道光戊申年四月二十二日寅時	父親永昌公諱傳政行二主于道光甲午年正月二十一日未時	祖母鄭氏	祖父維祺公
---------	---------	-----	-------	---------------------------	-----	---------	--------------------------	--------------------------	---------------------------	------	-------

作者手迹

出版说明

百年前,张之洞尝劝学曰:“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是时,国势濒危,列强环伺,传统频遭质疑,西学新知亟亟而入。一时间,中西学并立,文史哲分家,经济、政治、社会等新学科勃兴,令国人乱花迷眼。然而,淆乱之中,自有元气淋漓之象。中华现代学术之转型正是完成于这一混沌时期,于切磋琢磨、交锋碰撞中不断前行,涌现了一大批学术名家与经典之作。而学术与思想之新变,亦带动了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转型,为中华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时至今日,中华现代学术已走过百余年,其间百家林立、论辩蜂起,沉浮消长瞬息万变,情势之复杂自不待言。温故而知新,述往事而思来者。“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编纂,其意正在于此,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收纳各学科学派名家名作,以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新变,探求中华现代学术之根基。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上自晚清下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海外华人学者的原创学术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兼及其他,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

出版“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为本馆一大夙愿。自 1897 年始创起，本馆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有幸首刊了中华现代学术史上诸多开山之著、扛鼎之作；于中华现代学术之建立与变迁而言，既为参与者，也是见证者。作为对前人出版成绩与文化理念的承续，本馆倾力谋划，经学界通人擘画，并得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终以此丛书呈现于读者面前。唯望无论多少年，皆能傲立于书架，并希冀其能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共相辉映。如此宏愿，难免汲深绠短之忧，诚盼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共襄助之。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0 年 12 月

凡 例

一、“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晚清以迄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为中华学人所著,成就斐然、泽被学林之学术著作。入选著作以名著为主,酌量选录名篇合集。

二、入选著作内容、编次一仍其旧,唯各书卷首冠以作者照片、手迹等。卷末附作者学术年表和题解文章,诚邀专家学者撰写而成,意在介绍作者学术成就,著作成书背景、学术价值及版本流变等情况。

三、入选著作率以原刊或作者修订、校阅本为底本,参校他本,正其讹误。前人引书,时有省略更改,倘不失原意,则不以原书文字改动引文;如确需校改,则出脚注说明版本依据,以“编者注”或“校者注”形式说明。

四、作者自有其文字风格,各时代均有其语言习惯,故不按现行用法、写法及表现手法改动原文;原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亦不作改动。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舛误、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径改。

五、原书为直(横)排繁体者,除个别特殊情况,均改作横排简体。其中原书无标点或仅有简单断句者,一律改为新式标

点,专名号从略。

六、除特殊情况外,原书篇后注移作脚注,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夹注。文献著录则从其原貌,稍加统一。

七、原书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者,据所缺字数用“□”表示;字数难以确定者,则用“(下缺)”表示。

徐炳昶先生序

一九四五年连雅堂先生所著之《台湾通史》第一次在国内印行，六月排版将毕，其哲嗣连定一先生命余作叙。余与定一先生十余年故交，谊不敢辞，乃秉笔而言曰：

凡住居于此员輿上之民族，苟能不安僥野，黽勉前进，均必能在文化上有所贡献，以传遗后世，以沾溉人类。惟因时地不同，环境差殊，故每民族所创造之文化均必押有其环境之印记，于大同之文化体中有特异焉。此特异点与创造民族之盛衰分合有密切之关系，籀绎古史者不可不慎思而明辨之也。我中华民族所创造之文化为世界巨大文化之一，殊无疑义。其特异点，依吾人之所探寻，盖有三端：一曰缓，二曰久，三曰稳。自人类学者证明吾民族为中华之土著而外来之说绌，其奠居于斯土也已不知其绵历几万年。从有传说计起，炎黄羲皞以后盖已超过五千年。其同时之文化民族，若埃及人，若两河间人，其进入历史皆比中国较早。埃及之第十二朝（西元前二十与十九两世纪），与将来第十八朝之阿门诺斐斯四世时（西元前十四世纪），其声名文物盖已灿然大备。巴比伦之哈莫拉比王（西元前二十二世纪末），文治武功烜赫当时，其详备法典所刻之原石尚在，为历史家之异珍。希腊民族脱游牧而进农事已当我商代后期，其传说历史晚于我国者一两千年，然其文化突飞猛进，至我国春秋战国之交，已足冠冕群伦。我国炎帝族之肇始

农业,当在距今四千年之前,然夏、商古史犹复暧昧,周代蹶起,文化始渐可与哈莫拉比时相比。及孔、老、墨诸子勃兴,而哲学思想始得与后进之希腊诸贤哲并驾。经历奕世,始跻于高度文化之林,则其缓也。埃及及两河间之古代文化,至西元前三世纪已完全泯灭,希腊高尚文化,至后六世纪查士丁尼大帝封闭雅典学校后亦薪尽火绝。而中国之文化独迢迢四五千祀,未尝中绝,自秦始皇至今二千余年,史事之载于正史者无一年之缺逸,尤为世界各国之所无有,则其久也。埃及前有希克索诸王之残掠,后有亚述人之蹂躏。两河间前经赫底特人之横扫,后经迦塞特人之潜入。亚述大帝国兴勃亡忽,拟迹秦、隋。迦勒底后起,数十年而灭,盖无足述。此诸国者,其兴也,驰骛震耀,举世骇眩;其颓也,昏昧黯黮,永永长夜。希腊人思想文艺之所诣,腾蹕高跻,匪惟超前,抑几绝后,其末叶之所遭尚不致如前二方之惨凄,然在中世纪,其鸿文玄著不过匿迹于修道院蛛网尘封之间。拜占庭帝国文人名延一线之传,然亦不过尚能寻章摘句,作盲目之景行而已。我国三代、秦、汉二千余年,止有朝代之嬗易,却无浅化人民入撼文教之础石。南北朝、五代、金、元及明、清之交,虽或禹域云扰,或异族篡统,而仁人义士当兹八方同昏之际,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独握天枢以争剥复之运,卒能使旧有文化不惟不因离乱而致萎荼,反因思想之奋厉而愈启光芒。结果异方侵入之浅化人士因仰羨而同化,历阽危一次而我中华民族增庶增强一次。即至近百年来,我兵力、经济、文化皆受西方人严重之压抑,而终受有广土众民以备此八九年独立抗战之潜能,则其稳也。缓近于绌而稳毗于优,久介其间而斡其运,微久无以补缓之缺,微稳亦无以奠久之基。然微缓,则其于政也,多强迫急制之音,少优柔饜飫之趣,故亦终难收可大可久之效。则缓与

稳虽似优绌相反，而实系一事的两方，去此一则彼一亦失。斯义对庶政或非显著，而惟异族相遇，俗遗化殊，急若束湿，虽亦偶获近效，而欲其雍容涵育，久且熔为一体，绝不可得。一旦束断，凌乱溃散，或返其故，或且有甚于故者。我国数千年来，与四周浅化人民之相处，毫无奇策，亦惟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渐渍之以文化而不束缚之以政刑，只注意于风俗习惯之渐由异而之同，绝不设法加强各民族间之此疆与彼界，无迫切同化之意。而潜移默化，皆可抱孕熔合于不自觉，以视十九世纪东西列强所用之禁用语言，迫抑习俗之政策大异其趣。不急同化者终得同化，急于同化者卒难同化，自然演进之迟速与人意中之迟速常多睽违，天下事大抵然哉。

台湾与我闽疆一苇可通，其通中国也自隋，至今日千余年，即至明季郑氏之逐荷兰人亦已千有余年也。此千余年间我闽、广人民与斯地土著逐渐融合之陈迹，虽史缺有间，而用近一二百年间我侨民在南洋诸岛与土民融合之经历相比较，固不难想象以得。大陆移民在台湾者经历久远，至郑氏时与土人盖已融为一体。虽高山深谷之中，因地势之限隔，小有流遗，未尽同化，而全局固无大殊异。明季之争，非郑氏与荷兰人之争，乃吾中华民族与少数侵入之西洋人相争，故其胜败之数不待蓍蔡。此后斯土虽随全国之后由清廷征服，而我民族同化之伟业固仍继续进行。

清末，日本人窃据，以数十年之力即欲攫为己有。其施政也又徒暴力以压，迫切以求，四五十年中未尝念及土著之应有选举权与否。及迫于丧失，始思开放一小部分不平等之应得以为钩饵，所施极狭，所愿奇奢，多见其不知量也。

今日故土恢复在即，吾国人对于斯土千余年之经历，亟宜有所

研讨以备来日之鉴戒，而有关之典籍文献殊未丰富，识者憾之。雅堂先生为吾国老民党，邃于史学，积数十年之力，成《台湾通史》巨著。余尝读其书，吾先民千余年艰辛缔造之遗迹罔弗覩陈。且斯时正值日本人压迫唆削之际，故先生对于民族之痛，怀之至深，于割地后诸英杰毫无希望，而犹艰贞力争自由之逸事，再三致意。且搜罗弘富，于岛中动植矿物之蕴藏，亦皆据耳目之所睹闻，据实列述，不作浮光掠影之谈。乃叹邦人君子，如尚不愿将祖先之所惨淡经营者完全置诸脑后，则对此书允宜人手一编。惟前仅印行于日本，国人得之非易，今幸商务印书馆不顾抗战八年后印刷之困难，勉力排印，已可与邦人君子相见。又喜胜利在望，父老兄弟归祖国之怀抱有日，斯书印成正值其时，故不辞愚陋，略书数语以志欣感。又希望国人鉴于我民族及荷兰人、日本人在斯土盛衰递嬗之往事，葆吾所长，勉吾所短，以绵续吾先民之丰功伟烈于无穷也。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五日徐炳昶敬叙
于云南昌谷县络索坡之适然居寓斋

徐仲可先生序

左丘明作《春秋传》，以三十卷括二百四十年之事，于会升贤之。司马迁作《史记》，叙三千年事，仅五十万言。班固作《汉书》，叙二百四十年事，至八十万言，其烦省之异若是。张世伟乃谓班不如马，刘知几则言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不得斥近史为芜累。然哉，然哉。今珂读连君雅堂《台湾通史》，见其烦省适中而三复叹美之者以此。通史者，通贯古今之史，与断代史异，则尤易烦不易省者。雅堂为是，凡一千二百九十年之事，悉具于八十八篇，而乃巨细毕举，无漏无蔓。盖为纪四，为志二十四，为传六十。踵龙门之例而变通之，附表于志中，取便观览，为今之学者计也。其所纪载，始隋大业元年，终清光绪二十一年，台湾文献，于是不坠。抑珂尝闻之，知几谓作史须兼才学识三长。雅堂才学伟矣，其识乃尤伟。知民为邦本，非民则国曷以立，故于民生之丰啬，民德之隆污，详言之。视昔之修史徒重兵、刑、礼、乐者，何如耶？珂不敏，比亦粗有撰述，于民事辄致详，犹雅堂之志也。既卒读，爱书此以归之。

一九四五年仲夏杭县徐珂谨书于上海

林南强先生序

台湾背归墟而面齐州，岂即列子之所谓岱舆、员峤耶？志言台湾之名不一，或曰大宛，或曰台员，审其音盖合岱舆、员峤二者之名而一之尔。其地自郑氏建国以前，实为太古民族所踞，不耕而饱，不织而温，以花开草长验岁时，以日入月出辨昼夜。岩居谷饮，禽视兽息，无人事之烦，而有生理之乐，斯非古之所谓仙者欤！抑亦因生齿未繁，乃得以坐享天地自然之利尔。闻之故老言，吾族适此之先，尝佣耕于诸番，为之诛荆棘，立阡陌，终岁勤动，不遑宁处，所赢者即节衣缩食之余也。彼坐收十五之税，而常苦不足，终且货其产于我，则我劳而彼逸，我俭而彼奢也。故观夫草衣木食之时，天之福诸番，不可谓不厚矣。使其闭关自守，无竞于人，虽至今啸傲沧洲可也。一旦他人入室，乘瑕蹈隙，月进而岁不同，乃彼昏不知，犹懵焉无改。夫因陋就简之习，则其得于天而失于人也固宜。抑又闻之吾先民之垦草此土也，其葬于蛇豕之腹，埋于榛莽之墟者，不知凡几，故又呼之曰埋冤。然卒底于成者，则前仆后继惨淡经营之力也。迄于今休养生息数百年，取益多而用益宏，食者众而生者寡。虽然微大力者负之而走，吾知乔木先畴犹将易主，而况巧拙相悬，强弱异势乎？彼深山穷谷中雕题凿齿之遗，固已窃笑于旁而议其后矣。世之读此书者，其亦念筚路蓝缕之勤，而恍然于城郭人民之变也哉。

丙辰夏五东宁林资修序于雾峰之麓

上册目录

自序	1
凡例	3
卷一 开辟纪(起隋大业元年终于明永历十五年)	4
卷二 建国纪(起明永历十五年终于三十七年)	24
卷三 经营纪(起清康熙二十二年终于光绪二十年)	51
卷四 独立纪(起清光绪二十一年终于是年九月)	75
卷五 疆域志	88
卷六 职官志	111
卷七 户役志	125
卷八 田赋志	135
卷九 度支志	157
卷十 典礼志	180
卷十一 教育志	201
卷十二 刑法志	213
卷十三 军备志	218
卷十四 外交志	294
卷十五 抚垦志	312
卷十六 城池志	349

自序

台湾固无史也，荷人启之，郑氏作之，清代营之，开物成务，以立我丕基，至于今三百有余年矣。而旧志误谬，文采不彰，其所记载，仅隶有清一朝，荷人郑氏之事，阙而弗录，竟以岛夷海寇视之。乌呼，此非旧史氏之罪欤！且府志重修于乾隆二十九年，台、凤、彰、淡诸志虽有续修，局促一隅，无关全局。而书又已旧，苟欲以二三陈编，而知台湾大势，是犹以管窥天，以蠡测海，其被囿也亦巨矣。

夫台湾固海上之荒岛尔，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至于今是赖。顾自海通以来，西力东渐，运会之趋，莫可阻遏。于是而有英人之役，有美船之役，有法军之役，外交兵祸，相逼而来，而旧志不及载也。草泽群雄，后先崛起，朱、林以下，辄启兵戎，喋血山河，籍言恢复，而旧志亦不备载也。续以建省之议，开山抚番，析疆增吏，正经界，筹军防，兴土宜，励教育，纲举目张，百事俱作，而台湾气象一新矣。

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龟鉴也。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虚，均于是乎在。故凡文化之国，未有不重其史者也。古人有言，国可灭，而史不可灭。是以郢书燕说，犹存其名，晋乘楚机，语多可采。然则台湾无史，岂非台人之痛欤！顾修史固难，修台之史更难，以今日而修之尤难。何也？断简残编，搜罗匪

易，郭公夏五，疑信相参，则征文难。老成凋谢，莫可谘询，巷议街谭，事多不实，则考献难。重以改隶之际，兵马倥偬，档案俱失，私家收拾，半付祝融。则欲取金匱石室之书，以成风雨名山之业，而有所不可。然及今为之，尚非甚难，若再经十年二十年而后修之，则真有难为者。是台湾三百年来之史，将无以昭示后人，又岂非今日我辈之罪乎？横不敏，昭告神明，发誓述作，兢兢业业，莫敢自违。遂以十稔之间，撰成《台湾通史》。为纪四，志二十四，传六十，凡八十有八篇。起自隋代，终于割让，纵横上下，巨细靡遗，而台湾文献于是乎在。洪维我祖宗，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为子孙万年之业者，其功伟矣。追怀先德，眷顾前途，若涉深渊，弥自儆惕，乌呼念哉！凡我多士，及我友朋，惟仁惟孝，义勇奉公，以发扬种性，此则不佞之帜也。婆娑之洋，美丽之岛，我先王先民之景命，实式凭之。

一九一八年秋八月朔日台南连横雅堂自序于剑花室